

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马瑛, 郑庭河*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摘要

客家民间信仰是多神、杂神信仰, 其中既有原始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鬼魂崇拜的信仰成分, 又有正统宗教儒、释、道的信仰成分, 还有非客家民系信仰融入的成分, 甚至还有巫覡和邪术的信仰成分。客家人所崇拜的神灵也是种类繁多, 既有来自正统宗教的玉皇、佛祖、观音、天主等等, 也有来自原始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天公、太阳公、公王(社官、伯公)、石伯公、河伯公、妈祖、三山国王等等, 还有来自先贤或先祖鬼魂崇拜的汉王、关公、定光公和各姓氏始祖等。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 大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 马来西亚便是其中一个目的地。随着客家先民在当地的拼搏努力、繁衍生息, 客家民间信仰也随着客家人的迁徙足迹被带到了这里。然而, 由于客家先民在马来西亚独特的生存经历与社会环境, 原乡地的客家民间信仰经过了长期的传承与发展, 逐渐表现出新的地域化特征。本文试图对中国原乡地及马来西亚的客家民间信仰略做整理、说明, 由此论及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旨在对系统了解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有所帮助。

关键词: 马来西亚, 客家, 民间信仰, 传承, 发展

* 马瑛,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郑庭河, 博士, 马来亚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kka Folk Belief in Malaysia

MA Ying, CHING Thing H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The Hakka folk beliefs are multi-god and miscellaneous god beliefs, which includes the religious elements of primitive worship, nature worship and ancestral ghost worship, as well as the religious elements of the orthodox religious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and non-Hakka folk beliefs, even the religious elements of witchcraft and sorcerers. The gods worshipped by the Hakkas are also diverse, including not only Jade Emperor, Buddha, Goddess of Mercy, God, etc. from the orthodox religion, but also *Tian Gong*, *Sun Gong*, *Gong Wang* (*She Guan* and *Bo Gong*), *Stone Bo Gong*, *He Bogong*, *Mazu*, *Sanshan King*, etc. from the primitive worship and nature worship, as well as *Han Wang*, *Kuan Kung*, Dipamkara Buddha and Surname ancestors from the ancestor or ancestral ghosts worship. From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Hakkas crossed the ocean to make a living in Nanyang, and Malaysia was one of the destinations. As the Hakka ancestors worked hard and thrived in the local area, Hakka folk beliefs were brought here along with the Hakka migration footprint. However, due to the unique living experienc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Hakka ancestors in Malaysia, the Hakka folk beliefs in the original homeland have gradually passed on the long-ter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showed new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explain the Hakka folk beliefs in China's native land and Malaysia, and thus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akka folk beliefs in Malaysia. It is designed to help the system understand the Hakka folk beliefs in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 Hakka, folk belief,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引言

民间信仰, 又称民俗信仰,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民众中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钟敬文 2009: 187)。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 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 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辞海 1995)。客家民间信仰, 其特征为多神、杂神信仰, 其中既有原始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鬼魂崇拜的信仰成分, 又有正统宗教儒、释、道的信仰成分, 还有非客家民系信仰融入的成分, 甚至还有巫覡和邪术的信仰成分。客家人所崇拜的神灵也是种类繁多, 既有来自正统宗教的玉皇、佛祖、观音、天主等等, 也有来自原始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天公、太阳公、公王(社官、伯公)、石伯公、河伯公等, 还有来自先贤或先祖鬼魂崇拜的汉王、关公、定光公和各姓氏始祖等。

客民社会的信仰是多元的, 发展至今从未出现过被某种单一宗教信仰所统治的现象, 即非藏族信仰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这种情况, 而表现出的是兼蓄并包的多样形式。无论是传统的, 还是外来的信仰, 客民都能因时因地对信仰的内容和形式加以适当改造、为我所用。这种杂神信仰反映到寺庙供奉上, 通常是在同一寺庙中可见到佛门的菩萨、道家的仙师、鬼神跟祖先亡魂、地方神明和平共处、一同供奉。这一特征, 在马来西亚的客家民间信仰中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一、中国原乡客家民间信仰分类

据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 将中国原乡客家民间信仰主要分为三类(刘丽川 2002):

(一) 全国性的宗教信仰传统

1. 佛教观音崇拜

客家的佛教信仰很有特点, 大小寺庙的正殿均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及佛教其他神明, 但在民间支撑客家人精神的却不是佛祖, 而是“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很多客家人的厅堂里都供有观音的座像或画像, 对观音的崇拜几乎遍及各家各户。这也许由于观音以女相示人, 使人感觉更为亲切, 最能倾听人世间的

心声，具有大慈大悲的心怀而更容易走进人们心中。

2. 道教信仰

道教对客家人的影响颇深，稍有钱财的客家人，遇有丧事既请僧人做法事，又请天师、斋媳做道场，佛道共同超度亡魂，也有的人家是二者请其一。在客家人供奉的众多神灵中，属道教鬼神体系的居多，如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天官、地官、水官、城隍、后土、土地伯公、神农大帝、玄天大帝、门神、财神、灶神、注生娘、八仙等等。

3. 儒家文武二帝

客家人有条祖训叫“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愿卖掉立足的田亩，也不能舍弃自身的语言文化，客家祖辈希冀后代能以“仁义之道”为尊，以儒术修身齐家，一些客家姓氏族谱的家训中，无一例外都强调儒道对治家的重要性。客家人相当重视读书，一些贫困之家，为了能供出一个读书人，砸锅、卖铁也心甘情愿。读书即为做官，客家男子视此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客家居住地区，一般都建有文祠，供奉文（孔丘）、武（关羽）二帝。孔夫子自是儒家之祖，而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的著名武将，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人们普遍认为是忠诚、仁义与正义的化身，尤其海外客家人对关帝的供奉十分普遍。

(二)祖先崇拜

“祖先”有两个含义：一是与本宗族有血缘关系的直接祖先；二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有作为、有贡献的客家人被后人奉为神明。

1. 列祖列宗

客家人十分重视祖先崇拜，这不仅表现在对祖先定期的春秋祭祀以及不定期的平时祭拜上，而且表现在为祖先灵魂营造的安身之所——祠堂上。客家祠堂是客家人居住地最显著的特征，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必定有祠堂，祠堂越大，客家人就越多。祠堂也是客家人姓氏的标志之一，只要看祠堂门前的对联和匾额，这家祠堂的姓氏也就基本清楚了。

2. 祖先神化

客家人还常常把祖先神明化，有的专门立庙，有的则作为其他主神的陪神加以祭祀，马来西亚的刘善邦庙及仙四师爷庙就是对这类信仰的发展。

(三) 地方信仰

1. 妈祖信仰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是掌管海上航行的女神,见于最早记载的是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廖鹏飞撰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里面记载着妈祖信仰起源于湄洲屿,在宁海“显灵”的史实。妈祖信仰的发生,海上活动是直接原因。妈祖的影响力由福建湄洲传播开来,遍布中国沿海各省和台湾、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历经千百年,对于东亚海洋文化及中国沿海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除客家以外的其他华人方言群也多有奉祀,可以说凡有华人商埠、港口的地方就有妈祖信仰。

2. 山丘神明

这类信仰的代表为广东海陆丰、潮汕地区普遍敬奉的“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指现广东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北面的三座山—独山、明山、巾山的三位山神。祖庙位于今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城旁,当地旧称霖田都,故该庙多被称为霖田祖庙。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植根于千万民众心中,而且是最古老、最有影响的神祇,在客家人心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当今,三山国王是粤东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神祇之一,因此,祖籍粤东的华侨华人普遍信仰三山国王。

3. 当地神明

“龙源公王”原神是福建省武平县象洞钟氏三兄弟友文、友武和友勇。据传,文、勇二人为宋英宗时进士,神宗时,文武亦登进士。三人俱参与王安石变法,后被罢职归田,相继而逝。宋徽宗时,三兄弟“显灵”灭五凤楼火。后金人入侵三人又“显灵”助战大败金兵。朝廷感其数次显灵救驾、功勋卓著,遂“敕封龙源助国公王”。象洞乡人因三兄弟事母至孝、精忠报国,遂兴建“龙源宫”庙以奉祀。

4. 巫覡崇拜

在客家人的民间信仰习俗中,还包括对“仙姑嬷、撮箕神”一类巫覡活动的崇拜。据说“仙姑嬷”能代人去阴府查前世根源、卜今生修咎及寻找亡故亲人的灵魂,因而被客民信仰。这就是所谓“放阴”的巫术活动,只需家属将亡故亲人的姓名、年龄等告诉仙姑嬷,然后焚烧香火冥纸,仙姑嬷头伏案上,口念咒词,很快便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当她说亲人灵魂已附体,即可与之对话,一如其生前口吻,“放阴”的时间一般不长,大概维持十多分钟。

5. “风水”信仰

客家人对造坟、建屋的基址很是重视，他们认为坟场、房基地选择得好与坏，对自己及后代的开运、兴旺、发达直接相关，因此一般人会请风水先生郑重其事地勘测一番选个“风水宝地”慎择吉日，方可动土开工。“风水先生”在客家民间的生活中举足轻重。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马来西亚便是其中一个目的地。有一种说法是，客家人最早到马来西亚是在檳城，而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会馆即为1801年成立的檳城嘉应会馆。马来西亚许多主要城镇如吉隆坡、怡保、芙蓉等都是由客家人开辟的。

马来西亚早期（19世纪末）经济支柱为锡矿业、橡胶业，当时的华侨特别是客家人对此贡献尤巨。此外，早期客家人主要从事典当业、药材业、裁缝业、眼镜业、制鞋业、白铁业、洋服业等。从最初的异乡辛苦打拼到今天的开创家园、落地生根，客家先民不断将家乡的民俗习惯和信仰文化移植到了马来西亚，缩短他们与家乡的心理距离，抚慰他们在异地彷徨艰辛的生活。至今，中国原乡的客家民间信仰已在马来西亚经过长期积淀与洗礼，生根发芽、落地开花，逐渐呈现出新的地域性特征。

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依旧具备中国原乡多神、杂神崇拜的重要特征，有很多寺庙，如东马的大伯公庙，在供奉主神大伯公的同时，将儒、释、道各家神祇也一同供奉，将三家精神在庙宇中融会贯通，但在很多方面及细节上又与原乡有所不同，已经具有了很突出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本文将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大抵分为两类，一是传承，主要指传自原乡中国（主要包括广东、福建两省）、深受中国影响的信仰；二是发展，指中国原乡信仰受马来西亚地域影响，在居住地重新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信仰。

二、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

马来西亚当地的客家民间信仰对于原乡中国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主要包含两种类型：

(一) 全国性的宗教信仰

1. 观音崇拜

在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中, 观音占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以观音为主祀的庙宇遍及马来西亚各处, 张维安、张容嘉(2011)在《马来西亚客家族群信仰》中指出, 华人早期到东南亚开始奠定基业时, 观音庙就是撮合不同帮派华人的社会活动中心, 成为当地华侨社会的维系纽带。骆静山(1984)认为, 在推动观音信仰与正统华人佛教的创建方面, 不可忘却客属人士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例如经历十三个寒暑始建成东南亚最大的佛寺极乐寺, 即是在张弼士等客属人士的大力襄助之下, 支持志在弘扬佛法的妙莲法师扩建佛寺所完成的。

最早由客家人供奉的观音庙宇, 王琛发(2016)在《清代马来西亚人的观音信仰》中指出可能是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吉兰丹布赖地区的水月宫。除此之外, 王琛发通过田野考察, 指出了各地崇祀观音的庙宇及客家人参与捐款的情况。如他指出, 北马最早崇祀观音的是槟城屿广福宫, 它当然并不全是客人为主的, 而是属于全体广东、福建之华人先民共同的公庙; 在它 1800 年建庙碑文, 捐款的客人可考的有永定人胡武撰, 他也是海珠屿大伯公的倡建人; 在 1864 年重修时, 即有永定人胡泰兴、惠州人黄陈庆等捐缘。马六甲观音堂是除福建人为主的青云亭之外, 另一间祀观音的庙宇, 创庙于 1895 年。从它 1896 年的捐缘碑,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曾远赴吉隆坡、芙蓉、新加坡、柔佛捐款, 其中不少捐款人可证明为客籍人。

2. 关帝信仰

在东南亚华人中, 关帝崇拜不仅仅当其为保护神, 而且视其为财神, 因此供奉关帝之风很盛。在一般的寺庙中常常会见到关帝的供奉, 而且, 至今马来西亚的很多商铺仍将关帝神案设在店中, 以祈求生意兴隆、发财致富, 或是将其视作乡土守护神来奉祀。另一种说法, 关帝崇拜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忠”与“义”, 移民海外的客家人处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 尤其强调“忠义”来团结彼此、面对挑战, 因此有不少客家会馆本身是关帝庙, 或是附设关帝坛。如槟城的增龙会馆、胡氏家庙等均可见对关帝的奉祀。

(二) 地方信仰

1. 妈祖

妈祖信仰的诞生地为福建, 也是妈祖信仰最盛的地方, 骆静山(1984)指出在马来西亚奉祀妈祖较多的是福建人。其实由于妈祖信仰本身的影响力及马来西

亚沿海的地理位置，奉祀天后圣母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相当普遍，无论福建人、广东人、海南人及客家人都有。而由雪隆海南会馆筹建的吉隆坡乐圣岭天后宫，现在也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华人庙宇。一些学者在布赖客家地区的研究中指出，妈祖信仰与观音信仰在该地区几乎受到同等的重视，当地人将妈祖成为妈娘，并通常以三姐妹的形象示人。

2. 三山国王

石沧金（2014）在《原乡与本土之间：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民间信仰考察》指出，在西马吉隆坡、雪兰莪州、霹雳州、柔佛州等地，早期的客家移民就建立了三山国王庙，如在雪兰莪蕉赖，就有一家三山国王庙，又名霖田祖庙。在柔佛州，士乃的三山国王庙创建于民国卅五年正月，近年扩建。还有居銮三山国王居竺庙，乌鲁槽凌霄庙、哥打丁宜霖田古庙、永平霖田古庙、江加埔来的三山国王庙。另外，怡保、金宝、双溪古月等地也都建有三山国王庙。在东马，圣淘沙镇有一座三山国王庙三山亭（国王庙），石隆门黄老仙师庙正中供奉黄老仙师神像，右边供奉宋太祖赵匡胤神位及三山国王神像。新尧湾义文宫主祀福德正神，陪祀三山国王与天后圣母。1941年建立的砂拉越儒慕间安会亭大伯公庙，供奉大伯公、观音娘娘与三山国王。

3. 何仙姑

何仙姑为道家八仙中的女仙，有观点认为其祖籍为广东增城。因此，在增城有多处何仙姑庙，较为著名的有小楼镇的何仙姑家庙，该庙始建于唐朝，历经沧桑战乱，明代作大规模的修缮，清朝咸丰八年重修，家庙内有仙姑殿、庙顶仙桃、仙姑井、三忠、八仙堂等。其他何仙姑庙还有正果何屋何仙姑祠、凤凰山仙姑庙等。增城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之地之一，而增城籍的华人对何仙姑的奉祀也是相当虔诚。石沧金（2014）指曾在怡保近郊见到一家何仙姑庙，此外在霹雳太平，也有一家很有名气的何仙姑庙，庙中梁柱上有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对联，表明该庙有近130年历史。该庙附属于旁边的北霹雳广东会馆，太平增龙会馆也在不远处。

4. 谭公

谭公是惠州客家人信仰的主要神祇，马来西亚学者刘崇汉（1999）在《西马客家人》中指出，随着客家人从中国南来到早期的马来西亚谋生，客家人的谭公庙也在这里建立起来，成为马来西亚客家人信仰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惠州客奉祀主神的谭公爷，也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其中最普遍的说法为谭公，原名谭峭，是元朝时的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前是五代道士、道教学者，在道家称

为紫霄真人。12 岁时就得道, 在惠东地区经常帮助渔民和船家预测天气及治疗疾病。他著有《化书》六卷, 共 117 篇。他的思想源出于老庄。死后村民设庙加以供奉, 谭公成为广东惠州一带著名的地方神。谭公信仰随惠州客家移民远播海外。在西马吉隆坡的安邦、甲洞、沙登以及霹雳的怡保, 东马的沙巴等地, 均能够看到谭公庙及对谭公爷的奉祀。

三、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发展

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对于原乡中国客家民间信仰的发展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 从祖先崇拜中发展而来的本土先贤崇拜

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最早的生存方式是集体开矿, 而客家民间信仰在本地的创造与发展, 很大程度上与矿区开拓的困境意识有关, 这也构建出了马来西亚客家信仰的特点: 几乎所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神明都源自矿区, 都是矿区开拓过程中的先烈, 是由对先烈的英灵崇拜发展出来, 其信仰的奉祀和影响区域, 也往往是邻近一带的小乡镇。这反映了原来矿区社群的地域性特征。

1. 刘善邦信仰

在砂拉越客家及其他华人、土著心目中, 有一位英烈人物刘善邦死后受到崇祀。刘善邦, 原籍陆丰县河口区八万镇罗庚山, 1830 年率领同伴从西婆罗州迁移至砂拉越石隆门帽山开采金矿, 并在原义兴公司的基础上创立当地的“十二公司”。公元 1857 年, 十二公司屡受企图统治砂劳越全境称王的英人詹姆士布洛克打压, 因鸦片等事件发生争执, 誓师起义, 但于同年 2 月遭到突袭, 全部阵亡。村民为追念刘善邦等, 在墓地左建庙, 每年轮流主祭, 奉刘公为砂拉越开山地主, 七月十五中元, 请神开头第一句必呼“开山地主刘善邦”之名, 并烧化纸龙袍献给亡灵¹²。

在位于砂拉越新尧湾的“义德庙”中, 正厅上方中央悬挂“三义堂”匾额, 庙中供奉主神为刘善邦, 其他神祇包括老祖仙师、三山伯伯、刘大伯公公、刘珍珠姑娘、玄天上帝。刘珍珠为刘善邦之妹, 也是本土所创造的女神之一。

¹² 据笔者 2016 年 8 月田调结果, 印度尼西亚有些学者认为并没有刘善邦其人, 而“刘善邦”其实应为“流散帮”的谐音, 是指当时从中国流落去印尼, 又辗转去马来西亚定居的一帮人, 主要分布于砂拉越的石隆门。砂拉越的有关学者计划于近期去印尼和中国考察、田调, 看是否可以找到当时的相关资料。

2. 仙四师爷信仰

仙四师爷信仰，奉祀的是海山会党领袖惠州人甲必丹盛明利（仙师爷）和叶四先贤，也有说是盛明利和钟四，而该信仰也是跨越马来西亚最多州府的客家人信仰。传说盛明利在 1860 年被擒牺牲时，颈项喷出来的是白色的血液，他的神化看来是典型的会党祖神崇拜，逝世后不久即出现玉帝封神的说法，鼓舞党人战斗。

盛明利原名叶观盛，尊称为盛公，字明利，1850 年来到马来亚。1860 年 8 月，由于争夺锡矿的开采权，芙蓉两名土著酋长之间爆发战争，当地华人也卷入进去。时任芙蓉华人甲必丹的盛明利死于战事，部属为纪念他，于 1861 年在芙蓉拉沙建立千古庙。四师爷指叶四，一说为钟四，是叶亚来的盟友，后死于发生在吉隆坡的战事。因他排行老四，被尊称为“四师爷”。由叶亚来创建于 1864 年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是吉隆坡最早的华人庙宇。今日，西马共有十余座仙四师爷庙，分布于吉隆坡、雪兰莪州、马六甲、森美兰州亚沙等地（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989: 72-74; 165-166）。

石沧金（2014）指出，早期马来西亚华人探察开采锡矿的路线，始于马六甲，中经芦骨、芙蓉、士毛月、加影，至于吉隆坡，又经吉隆坡北上至万挠、双文丹、新古毛、龙邦，也有从吉隆坡去文冬，折东至关丹、林明，或南向至巴生、八丁燕带。结合当地仙四师爷庙的分布，上述具体的路线，与马来西亚各地仙四师爷庙的分布应存在着密切关系。当年矿工们随其探察开采锡矿地的推进，也把仙四师爷庙创建于其不断延伸的开矿地区。华人矿工也确实需要创建仙四师爷庙，以寄托信仰，祈求仙四师爷的庇佑，而这些华人矿工主要都是客家人。

3. 钟万公神信仰

马来西亚最早出现的钟万仙师庙 1879 年创建于吉隆坡，崇祀主神是惠州人钟万。据此处民间说法和庙众牌匾纪录，他的原籍在中国惠州，少时入闾山法门，曾于乡井设馆授徒行医，后因国内动乱逃难南渡马来亚。初时执业于客籍华工矿场，病者求医，一律免费。仙师逝世时，享年近百岁。同门及后学筹款购地，在吉隆坡建庙供奉钟万，钟万因此成了客家人信奉的地方守护神。在中国原乡，也有对钟万公神的奉祀，说他曾拜雪山仙师学法为民众驱邪治病，受封钟万十三郎。

(二) 大伯公信仰—土地神与先贤崇拜的结合

大伯公, 又称土地神、福德正神、福德老爷、土地公公、社神等, 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地方保护神, 是具有福德的善鬼神。在中国原乡, 中华民国时期及之前, 凡有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情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 现代多属于祈福、求财、保平安、保农业收成之意。大伯公信仰, 是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比较重要的神祇信仰, 以供奉大伯公为主的庙宇遍布整个马来西亚。仅在东马来西亚的砂拉越, 就有接近七十间的庙宇主祀神是大伯公, 还有一些无法统计数目的庙宇, 亦可见到大伯公的奉祀(吴诗兴 2009: 97)。

马来西亚大伯公信仰比较特别, 当地客家人对于脚下生活之土地, 在崇拜之余也会揉合对先贤崇拜的祖神意识, 认为那些有功于族群的开拓先贤或是来自原乡德才兼备、造福乡里的先辈死后化为土地神大伯公, 成为他们的庇佑灵, 这一信仰意识尤其符合那些在异乡谋生的客属垦殖民之信仰需求。张理、丘兆进、马福春三公成神于槟榔屿的神话, 即是说当地客人先贤生前在海珠屿开荒, 仙逝后化身福德祠大伯公的例子。需注意的是, 大伯公的原神, 有些是本土先贤、开拓先驱, 而有些则来自于中国原乡。如东马砂拉越吻龙福德公庙, 主祀大伯公为唐代开元年间进士林进源, 生于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 卒于唐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 原籍广东省揭阳县千家村, 今为揭西县钱坑镇(彭国良 2013: 190)。

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 最早移民马来西亚的客家人现在已然成为脚下这片土地的主人, 而当地的大伯公信仰也由最初的寻求土地保佑、先贤激励逐渐发生了转变, 更加注重信仰的教育功能以及社会功能。

(三) 拿督公信仰—唐番土地神祇的结合

马来西亚举凡华人庙宇的内部或外部范围, 都可以发现建有一小间拿督公神祠, 主祀拿督公, 于客家人信仰中也相当普遍。拿督公信仰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华人认同的外来神明, 源自非回教传统的马来人地方保护神“柯拉迈”, 常以附祀或者庙外另设小坛的情况出现在客家人原来创建的一些庙宇; 另一种是当地客家人先贤或盟友英魂化身为拿督公崇拜, 与“柯拉迈”无关。如有一位客家人拿督公, 据说是来自马登的客家人苏阿松, 其生活在昔日义兴会党控制区, 传说有一段与英殖对抗的传奇。亦有认为苏阿松极可能就是惠州客家领袖, 也就是在拉律战争中被统治者处死的那位“苏阿昌”别名。苏拿督在霹雳州沿海乌绒峇登、班台、大直弄等地, 都建有小庙奉祀(吴诗兴 2009: 125-126)。

“拿督公”的称呼源自马来语的“拿督”和汉语的“公”，都可解释为马来人和华人“祖父”或“神明”的尊称，当地华人将马来语的“拿督”和汉语的“公”结合后就产生了中马混合语“拿督公”特殊土地神信仰，属于唐人的“大伯公”与象征番人的“拿督公”混合祭祀崇拜，皆具有共同守护土地的信仰文化意义。对拿督公的信仰，一方面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种族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即是在矿区和林野工作的客家先辈，把他们与本地拿督（土著）们的关系，投射在人神关系上，因而产生了“拿督公”此种唐番土地神祇信仰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的发展中，不论是先贤崇拜，亦或大伯公、拿督公等信仰，都与当地私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客家人南来至马来西亚时的社会组织情况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这个特点在马来西亚其他华人方言群（广府、福建、海南、潮州等）信仰中也普遍存在，这与中国本土的原乡信仰具有一定的差异。

结语

众所周知，民间信仰基本上都是在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而传播往往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渗透的。随着客家族群的发展和壮大，客家民间信仰也随着客家人的迁徙足迹传到马来西亚。而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表现出新的地域性特征，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最早的生存方式是集体开矿和橡胶等农业垦殖，因此马来西亚对原乡客家民间信仰的发展，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对土地神和矿区先烈的崇拜：一是单纯对矿区先烈的崇拜；二是将土地神与矿区先烈或原乡先贤相结合，把土地神人格化的崇拜；三是将原乡土地神与马来西亚当地土著的土地神结合崇拜。在整体信仰活动方面，与当地帮派组织、私会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随着马来西亚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社会分工、组织关系已然改变，以祖籍地或方言群为纽带的族群边界逐渐模糊，马来西亚华人各个方言群间的信仰互相融合、走向趋同，庙宇信众间不再在乎你是客家人或他是广府、福建、潮州人等，对于自己信仰的神佛都共同奉祀。如今，客家先民们集体开矿的岁月已经远去，但他们当时奋力打拼的坚强意志与动人故事将伴随着马来西亚客家民间信仰世代流传，继续激励和护佑着他们的子孙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孕育繁衍、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骆静山(1984)。〈大马半岛华人宗教的今昔〉。载于林水椽、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联总,409-449。
- 刘崇汉(1999)。〈西马客家人〉。载于赖观福(主编),《客家源远流长——第5届客家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159-213。
- 刘丽川(2002)。〈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2),133-141。
- 彭国良(编)(2013)。《慈云观全·楼塔崛起——吻龙福德公庙慈云观状元楼皇天塔纪实》。古晋:吻龙福德公庙。
- 石沧金(2014)。〈原乡与本土之间: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民间信仰考察〉。《八桂侨刊》,4,23-29。
- 王琛发(2002)。〈森美兰惠州先民信仰文化〉。载于黎爱琳(编),《惠州人与森美兰》。芙蓉:森美兰惠州会馆。
- 王琛发(2006)。《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实践》。雪兰莪: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 王琛发(2016)。《清代马来西亚人的观音信仰》。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资讯中心。取自<http://hqhr.jnu.edu.cn/article.asp?newsid=11685>。
- 吴诗兴(2009)。〈马来西亚的福德正神信仰探析——以砂拉越的大伯公庙为主要探讨〉。《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13,125-126。
- 张维安、张容嘉(2011)。〈马来西亚客家族群信仰〉。载于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台北:中央研究院,339-366。
- 张佑周(2008)。〈试论客家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发展〉。《龙岩学院学报》,26(10),89-92。
-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989)。〈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载于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编),《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125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仙四师爷庙,72-73。